

动物档案

家有小卫士

■ 吴文生

乔迁新居那年，朋友送来两只小狗，毛色黑白相间，像极了憨态可掬的小熊猫。大的叫“宝宝”，小的叫“旺旺”，它们一进家门，便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刚来时，它们调皮捣蛋，家里的鞋子成了它们的玩具，东一只西一只，散落各处。每当看到它们叼着鞋子满屋跑，我们既无奈又好笑。然而，这对小卫士的职责远不止于此。它们对老鼠的“零容忍”态度，简直让人惊叹。一旦有老鼠闯入家中，宝宝和旺旺便会默契配合，一前一后包抄夹击，直到将老鼠擒获。每次它们在院子里抓到老鼠，总会把“战利品”放在门口，仿佛在向我们邀功。它们则会买来包子犒赏它们。宝宝尤其聪明。有一次，我正午睡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我却浑然不知。宝宝突然冲进卧室，对着我大声叫喊，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赶紧起身去收衣服，刚回到室内，大雨便倾盆而下。若非宝宝提醒，衣服恐怕早已被淋湿。每当我开车回家，宝宝总能远远地听出我的车声。它站在二楼的阳台上，对着外面大声叫唤，仿佛在欢迎我归来。等我停好车，它便迫不及待地扑上来，舔我的手，那份亲昵与热情，总是让我心头一暖。然而，去年十二月的一天夜里，老伴和一位来访的朋友在大门边聊天，正值发情期的宝宝趁门没关好，用力挤开门后，突然离家出走，从此再没回来。

在宝宝离开后的那段日子里，旺旺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不再像以往那样活泼好动。它常常独自趴在宝宝曾经最爱的角落里，眼神中满是落寞。每次我路过那里，心中都不禁泛起一阵酸涩，那些与两只小狗共度的欢乐时光，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不断放映。最煎熬的莫过于老伴。她总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垂泪。

看着老伴日益憔悴，我下定决心，要重新为家里带回一只小狗。几经打听，一位热心的朋友推荐了邻村一户养狗的人家。那户人家听闻我们的遭遇，十分慷慨，将他们家一只刚刚断奶不久、毛色灰黄相间的小奶狗送给了我们。

小狗到来的那一天，如同一缕久违的阳光穿透了阴云。当我把那个毛茸茸、圆滚滚的小家伙抱进家门时，全家人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小家伙一点也不怕生，肥墩墩的身子像个软糯的小肉球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，憨态可掬。它好奇地打量着新环境，乌溜溜的大眼睛纯净又懵懂。大家争先恐后地轮流抱它、抚摸它，连声称赞它的可爱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连一向沉稳、步入老年的旺旺也慢悠悠地踱步过来，低下头，用温热的舌头轻轻舔舐着小家伙的嘴巴和脸颊，仿佛在说：“别怕，小家伙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”那一刻，压抑已久的家里，终于响起了久违的、发自内心的欢笑声。

我们给它取名叫“灰灰”，但它很快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远超名字的活力与潜力。三个月过去，当初的小肉球已经像吹气球般长大了一圈，骨架结实，肌肉初显。最让我们惊奇的是，它身上渐渐显露出许多与“宝宝”神似的特质。大门那足有一米多长的门檻连着走廊的台阶，别的狗总要犹豫一下或分两步跳，它却像宝宝当年一样，后腿一蹬，前脚轻盈地同步起跳，“嗖”的一下就轻松跃过，动作干净利落。吃饭更是风卷残云，一个小笼包放到它面前，几乎没看清它怎么张嘴，就已经消失无踪了，那速度，简直和宝宝如出一辙。

院子成了它撒欢的乐园。阳光明媚时，它追逐着蝴蝶投在地上的影子，来回奔跑跳跃，乐此不疲。老伴有时故意用手指在地上晃动，制造活动的影子，它立刻全神贯注，以为是什么新奇猎物，两只前爪飞快地在地上刨挖，那认真的傻样儿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它对老鼠的痛恨更是深深刻在骨子里。有一次，一只半大不小的老鼠不知怎么钻进了客厅，躲在高高的窗帘褶皱里。是它首先发现了异常，对着窗帘方向发出短促而警惕的低吠。我循声过去拉开窗帘，老鼠惊慌失措跳下地面，还没等它窜出两步，只见灰影一闪，灰灰如离弦之箭般扑出，精准地一口咬住！动作之迅猛，眼神之犀利，让我们都看呆了。为了奖励这位“除害功臣”，我特意去买了一个小笼包犒劳它。自那以后，家里别说老鼠，连老鼠活动的痕迹都彻底消失了，它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小卫士”。

半年光阴流转，当初的灰灰已然长成一条威风凛凛的大狗，身长甚至超过了老前辈旺旺。它忠诚、热情，每次看到家人从外面回来，那份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。它会像久别重逢的孩子见到最亲的人一样，猛地扑上来，两只健壮的前爪亲昵地搭在你的胸口或肩膀上，毛茸茸的大脑袋使劲往你怀里蹭，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呜呜声，尾巴摇得像上了发条。这“热情拥抱”的场面，每每让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，嘴都合不拢。看着它如此雄壮又充满活力的样子，孙子提议：“爷爷，它跑起来像飞一样快，抓老鼠又那么猛，我们叫它‘飞猛’好不好？”全家人一致赞同，“飞猛”这个名字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如今，“飞猛”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家，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

长江在宜宾打了个弯，李庄就卧在这道弧线上。

抗战时期，李庄以“同大迁川，李庄欢迎，一切需要，地方供给”十六字电文，迎来同济大学、“中央研究院”、中国营造学社等高校和科研学术机构，傅斯年、童第周、金岳霖、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专家学者，云集李庄。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小镇，一下子成了衣冠南渡、文化抗战的重要场所。

奔向李庄那天，我心中充满期待，期待山风掠过江水翻动榕树，期待穿着旗袍的女子漫步在幽静的巷道里。它和我期待的一样，甚至比我所期待的模样还要美。下了车，并没有见到李庄的全貌，只有往前多走几步，经过高大的门楼，才能看清这座建于南北朝的千年古镇。

雨入李庄，雨丝斜斜地掠过青瓦，薄雾给古镇增添了些许朦胧美。湿漉漉的石板路，泛着苔藓的微光，飞檐斗拱，雕花门窗，古意犹存。举头仰望，两边屋檐高耸，剪出一片天空。走在狭窄的巷子，仿佛在阅读一篇小品文，文风朴实清秀，带着一些小家碧玉，委婉纤巧。穿街过巷，光影流动，擦肩而过的，像是旧时大名鼎鼎的鸿儒雅士，转身钻进某个宅院，坐到桌前，埋头做起了学问。

禹王宫门前的石狮子，依然保持着迎接远方来客的姿态，这座供奉大禹的清代建筑，两个四合院的布局，门上的对联“江导岷山脉通楚泽，峰排桂岭秀毓仙源”依然清晰，这里曾是同济大学校本部驻地。

祖师殿是同济医学院旧址，我站在正殿中央，望着藻井上斑驳的彩绘，想象着在战火纷飞的岁月，学生们艰难求学的场景。生物系为了做实验，在张家祠堂养了上千只白鼠，每天清晨，挑着竹筐送白鼠粮的农妇，与夹着德文课本的学生，在巷口相遇，构成一幅特殊的战时图景。

同济大学内迁，坚持“严谨、求实、团结、创新”的校风，培养毕业生一千二百多人，尽管人数有限，但毕业生质量极高，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科技、医学和工程领域的奠基者，如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，中国化工热力学研

岁月山河

山高水长

■ 赵海波

究先驱侯虞钧、2005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孟超等。

沿着蜿蜒的田埂前行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故居藏在月亮田的竹林间。这里环境清幽，远离尘嚣，走进屋内，书香气息扑鼻而来。当时生活相当艰苦，但他们谢绝去美国。梁思成说：“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，我不能离开她；即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，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。”他们在简陋的农舍，演绎别样的“人间四月天”的浪漫。

堂屋那张瘸腿的书桌，支撑起《中国建筑史》这部巨著，奠定了中国建筑史学基础。作为梁思成的核心助手，林徽因以病体之躯，参与了资料的整理、文字润色和插图校对，尤其对唐宋建筑部分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。她以艺术审美，平衡梁思成的技术分析，将建筑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感性结合起来，使著作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。

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墙上，《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清单》墨迹如新。当年美军轰炸日本时，这份清单变成了保护京都奈良的文化护身符，西南山勘里的铅笔印记，在富士

山下挽救了唐风宋韵。六十五年后，日本奈良市政府代表团专程到访故居，向梁思成铜像献花致谢。

板栗塆是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。在李庄期间，傅斯年以卓越的领导力，维系战时学术机构运转，推动集众研究模式，并通过参政议政践行家国情怀。他主张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语言学，倡导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实证精神，这些学术理念，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范式转型。

绿荫丛中的田边上，掩隐着一座图书馆，藏书十六万册，是战时大后方最完备的文史图籍图书馆。吸引国内外学者含英咀华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、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到此访学交流，西南联大因图书损毁严重，常有学者赴李庄查阅资料。

走过席子巷，很快就到羊街，抬头望见李济旧居。站在门前，心情颇为沉重，女儿李风微聪明伶俐，时常帮父亲拓青铜器纹样，后来患上了伤寒病，不治而逝，年仅二十岁，她的碑碣简朴得令人心颤。

抗战胜利要东归时，五十三位学者联名刻碑留别，碑额“山高水长”四字，由《殷历谱》作者董作宾以甲骨文体书写。在立碑仪式上，板栗塆小学的孩子们，用清新的音调，朗诵碑文：“我东曰归，我情依迟。英辞未拟，惜此离思……”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。

落日余晖洒在城墙上，街上叫卖的吆喝声，渲染小镇的热闹。我在临街的一家饭店，点了一份著名的“李庄白肉”。肉质薄如蝉翼，蘸上特制的佐料，慢慢咀嚼，鲜香麻辣，肥而不腻。一道原名“裹脚肉”的地方菜，被学者赋予新的名字，成为乱世中的乡愁滋味和承载文化坚守的象征。

走到李庄码头，凉风习习，水色天光，有轮船经过，江上惊起一片鸣笛声。旧时光里的赤子俊彦，从这里乘船回迁，他们走了，又没有走。那些散落在观音祠堂里的学术星火，化作文化基因，深深植入古镇的肌理中，继续滋养着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。



《花语爱的烂漫》（布面油彩） 丁孟芳作

文艺随笔

一江明月欲归时

■ 阮忠

两人携手同行，情投意合。东坡有首《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》，诗在展现杭州的夜景之美后说：“共喜使君能鼓乐，万人争看火城还。”陈述古与民同乐，东坡之乐与爱民之情也在其间。于是离别之际两人一场痛饮，述古在尊前醉倒，徘徊。

东坡舍不得陈述古离去，他在《述古以诗见责屡不赴会，复次前韵》里感激陈述古对他的引荐和帮助。两人亲密无间，后来他在黄州给毕仲举的信中坦诚地说了与陈述古论禅，陈述古讥讽他浅薄，东坡说，你论禅好比是食龙肉，而我所谈犹如吃猪肉，二者有别。不过你成天说龙肉，说谈而已，无龙可食，不及我说猪肉美而能饱，意思是你的



苏堤南端苏轼像。

诗路花语

南渡江

■ 文博

五指山的一隅聚集
奔赴向蔚蓝的辽阔
不同鱼种谁先前行，已达成共识

一同远漂的有
水鸟 碎石 栖息于山林的梦想
和一些向往大海的事物
峡谷里狭长的时光赋予
它们新时尚的身份

时而惊涛骇浪，时而礁石阻滞河水
执着于诗情画意的人
奋力清理河道，冲破障碍
校正河道的走向

来到入海口，不同种族的鱼和鸟
相互问候，相互追逐
鱼群翻身跃起，一些鸟俯冲水面
那欢喜的样子
像海口湾里冲浪的
不同国度的弄潮儿

去赶海

■ 唐鸿南

一个下午
无雨无晴
走在海岸上
我突然听见一群人
喊着说要赶海
我第一次听到去赶海
这种叫法
大海那么大
海浪那么自由
大海可以被赶走么
这些人
跟随着海潮
有进有退
手持渔具
似乎也想敲打大海中
某块礁石的涛声
不过
大海的想象
过于丰富
这些人捕捉到的
往往也只是
鱼腹中
偶然回头的浪花

人生况味

母亲是旦角

■ 陈少灵

小时候我常跟母亲去乡下演出，母亲唱的是人偶戏，她是人偶戏团里的旦角。

与其说是陪母亲下乡演出，不如说是我喜欢坐那又长又大的拖拉机，开动起来，轰轰隆隆地响，方圆几里内都能听到。人偶戏团的演员多，还要带上几个木制的笨重的箱子，里面装的都是木偶，队伍浩浩荡荡的，好不气派。小时候我并不懂看戏，我听不懂那没完没了的唱词与唱腔，感兴趣的只是那一个个扮演着不同身份的木偶。演出前，我总喜欢站在后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个木偶。扮演小姐的木偶衣着非常的靓丽，头饰非常的精美，头冠上镶嵌着一颗颗亮晶晶的珍珠，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浓妆艳抹的面容，很逼真。不同身份的木偶，头饰与服装也各不相同，比如那丑角，就穿得黑不溜秋，头上还裹着黑布。让人一看就忍俊不禁。而“皇后”“皇帝”的服装却闪闪发光，让我陶醉不已。

农村的戏场就像一个大集市，人们来看戏像是来赶集似的。观众肩膀并着肩膀，脚跟踩着脚跟，男女老少，眉开眼笑的。有些是本村村民，有些是附近村庄的村民。最兴奋的是戏场里的孩子，他们坐在自带的草席上，不停地嬉闹，有的拿着父母给的钱，找小商贩买吃的。好不热闹。

锣鼓一响，唢呐一吹，观众便齐刷刷地看向戏台，他们期待看母亲闪亮登场。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母亲的身上，母亲的手中擎着那个衣着华丽的木偶小姐出场了，她甜美的唱腔吸引着在场的观众，场内鸦雀无声，大家都在聆听，仿佛所有的掌声都为母亲而来。我那时幼小的心里就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，我希望长大了也要当一名人偶戏演员，而且我要像母亲一样，成为一名旦角。

只是，多年后母亲不唱戏了，我也考上了师范学校。毕业后，我当了一名教师，舞台成了讲台，至于当初的人偶戏旦角之梦，也就只是曾经的梦了。

我现在偶尔也去看人偶戏，但想当剧中旦角的念头，早已不再有。我好像明白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旦角，而台上旦角的风光背后，难免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。木偶虽美，但始终被他人操纵着，而我们，本应成为生活的主角，本应有自己的选择，本应享受自己的生活，何况，旦角梦的幻灭，并不影响我追逐其他的人生梦想。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